

折桂令丛书

主编◎傅谨

于魁智和他的戏

刘福民◎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桂令

主编◎傅 谨

于魁智和他的戏

刘福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魁智和他的戏 / 刘福民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5
(折桂令丛书 主编: 傅谨)

ISBN 978-7-5440-5408-9

I. ①于… II. ①刘… III. ①于魁智—京剧—表演艺术—艺术评论
IV. ①J8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536号

于魁智和他的戏

著 者 刘福民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邮编: 030002)

编辑部 0351-4729697 4729742

发行热线 0351-4729801 0351-2024348

责任编辑	薛海斌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复 审	邓吉忠	开	本	850×1168 1/32
终 审	刘立平	印	张	3.125
		字	数	79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装帧设计	张世伟	印	次	2012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5408-9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定	价	1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358-7641044

CONTENTS 目录

世俗观照下事人事鬼的生死抉择 ——京剧《奇冤报》	/01
历史“戏说”的平民情怀 ——京剧《打金砖》	/015
男儿真本色 长歌动地哀 ——京剧《野猪林》	/033
复仇的灵魂呼唤 君子的人生悲歌 ——京剧《伍子胥》	/053
声声入耳感肺腑 家事国事总关情 ——京剧《四郎探母》	/073
于魁智小传	/095

世俗观照下事人事鬼的生死抉择

——京剧《奇冤报》

虽然孔夫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千古名言一语道破了吾土吾民对待人鬼之间的情怀奥妙与权衡厘定，但是，千百年来多少千奇百怪的鬼故事还是使得世俗苍生们宁愿或情愿信其有，而不愿或不忍信其无。这点“集体无意识”，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也往往难以用“迷信”二字简单生硬地了结了断。戏曲舞台上唱鬼戏、出现鬼魂，曾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落后乃至“反动”标识，当在毫不容情的扫荡之列。然而，历史风云的沧桑变幻、世态人心的峰回路转之后，在多元文化大背景下的社会存在现实中，戏曲演艺舞台上的“鬼戏”，依然唱得有声有色令人动情动容。现在，几乎没有人看过“鬼戏”之后，就真的以为现实生活场景之外会有一个“鬼世界”真切地存在，需要自己虔诚笃信而“事之”，但是，那舞台上的人鬼情未了的精彩演绎，却依然能撩魂动魄意惹情牵起多少看客内心深处的感世伤怀。

作为京剧老生传统经典的《奇冤报》，是一出“货真价实”的鬼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场景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塑造，无不因鬼而生因鬼而设。但十分有趣的是，整出戏的构架形式、艺术特色、氛围渲染、技艺张扬，却近乎于无的绝少“鬼气”，而充盈鼓胀着浓得化不开的“人气”，传递着人世间如你如我生活进行时无时无刻感受感悟到的凡俗气息。《奇冤报》这出戏的本事，出自元人杂剧《玳玳瑁盆儿鬼》，几百年来流变为今天的京剧演出本，叙事框架情节关目基本上还是原本的老套路，剧名也是《奇冤报》、《乌盆记》两种叫法通用。剧情讲述的是贩卖绸缎的客旅行商刘世昌，在外边赚个钵满盆满后，与仆人刘升



同行奔往归乡之途。适逢天降大雨，投宿在窑户赵大家中。赵大夫妇见刘氏主仆所带行囊沉重，知道里面定是白花花的银锭，于是心生歹意，假作殷勤款待的同时，把毒药掺入酒中，使主仆二人中毒身亡。更为狠毒的是，赵大夫妇还销尸灭迹，把刘世昌的尸首剁为肉泥、杂以泥土烧成乌盆，取得不义之财后摇身一变为乡里的暴发大户。却说同乡有个老鳏夫张别



于魁智《奇冤报》剧照

古，一日到赵大门上讨要所欠的草鞋钱，生性吝啬的赵大，拿出乌盆充抵债钱，而张别古就把这乌盆与刘世昌的鬼魂一起带回了家。乌盆声声如泣如诉悲苦喊冤，张别古被鬼魂执著缠身摆脱不掉，好一番纠结之后，张别古被迫无奈拿着乌盆到定远县衙门口代为申冤告状。恰遇当堂审案的就是乌头铁面的包拯包大人，于是刘世昌的沉冤得报，赵大夫妇罪有应得归案伏法。以人生际遇的惨遭横祸不佞之灾起，以是非善恶终有报的“大团圆”结局煞尾收，这样的“鬼故事”在民间流传的不知有多少，而京剧《奇冤报》的舞台讲述，也“你唱罢来我登场”地流行了近百年。那么，而今这出“骨子老戏”还有什么让人萦萦于怀感叹唏嘘击节赞赏拍手叫绝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千般情结呢？这就得先亮出一个京剧艺术本体特色特质人所共识的通理了，即好角成就了好戏，而好戏也非得有好角唱，才能显现出传统京剧艺术溢彩流

光的经典本色。犹如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样写一样，一出让人爱看耐看的好戏，绝不仅仅在于演绎的是什么故事，而更在于谁来演，怎样地演出这个故事和故事中蕴涵着的情趣与意境，还有世事人生的无尽况味。

在以往的京剧舞台上，《奇冤报》这出戏曾是多位老生名家的常演剧目，而尤以余叔岩、谭富英、杨宝森的演出版本最为经典流传广远，就当今京剧舞台而言，于魁智演出的《奇冤报》堪称木秀于林第一枝。京剧骨子老戏的赏析妙处就在于，文本是一样的，场次设置、唱词内容、唱腔板式的间架布局也是一样的，而不同流派不同演员演出来，就有了艺术风格演绎特色的各尽其妙，令人品味把玩回味无穷。于魁智的这出《奇冤报》在潜心继承不离不弃余派本体的神髓基础上，融入自己艺术优长个性特色的发挥，绘声绘色地演出来，既有传统意蕴的厚重，又不无时尚美韵的亲 and，而那植根于吾土吾民俗世情怀深处的人文底蕴与审美特质，更是在铺陈渲染开来的视听激荡中，透发出品位的档次与分量。

和许多老戏一样，《奇冤报》的舞台叙事开局，是在散点聚焦的平铺直叙中进行的。刘世昌的出场亮相，既没有预设造势的先声夺人，也没有惊涛拍岸的风云激荡，就一句“刘升——带路”的幕后叫板之后，一袭青衫一副素面的客旅行商刘世昌就寻常地扑入观众的眼帘。传统京剧老生的扮相台风，干净清秀俊朗脱俗是很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特别是像刘世昌这种高方巾^①、素褶子扮相的角色，无遮掩无依托的更能显现出演员的“角本色”品位感，而于魁智正在看似有意无意之间，把个思念父母归乡心切的刘世昌，淡出显影在舞台上。你看他轻摇马鞭款款而行，携仆人刘升，打点起饱满的行囊，带着劳作后的收获，行进

^①高方巾：男性角色盔头的一种，形状方正、颜色朴素、无任何纹饰，用于平民百姓或无品级公务人员的日常装束。



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段不事雕琢的【西皮原板】唱腔，不全是满足的喜悦，更有对寻常人生的感慨：“叹人生世间名利牵，抛父母别妻子离故园，道旁美景懒得看，披星戴月奔家园……”于魁智唱来，是那样的平淡间掩映着几丝愁绪，流淌中又飞溅出几许浪花。紧接下来，是不期而至的“霎时一阵把天变，狂风大雨遮满天”，主仆二人投宿在赵大家。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天良，竟然在心理毫不设防饮下毒酒的同时，发出“好一个赵大哥多慷慨，萍水相逢礼不该，到明天自当多谢拜”的由衷之言。别看就这么个剧情过渡小段，就一句“赵大哥多慷慨”的行腔，既不能唱成“白开水”，又不能显得卖弄做作，这里面的讲究可多呢，而于魁智的此间拿捏则正是恰到好处。

紧接着就到了阴阳两界倏忽穿越的情节。按说，活生生的人，在充满希冀的生活进行时，突遭歹毒的残杀走到生命的尽头，该是多么惨烈的情景啊。就像是我们现代通常在大众媒体警法栏目所见所闻一样，那凶手图财害命的人性泯灭和被害者无辜无助最后一点生的反抗，常常令我们心悸不已陡然生出无尽的人生命运感慨；而那些以杀人案件为题材的形形色色、样式各异的影视作品，更多是以情节的悬疑和场景的惊悚，给人以感官的刺激和心灵的震撼。回过头来看《奇冤报》中这种场面的京剧艺术语言描写，真是充满“中国特色”，它淡化消解掉了一切自然主义的现实真实，运用高难的炫技手段，刻意营造出一派间离效果。

霎时一阵肝肠断，
刀绞柔肠为哪般，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的巧机关。
回头再把刘升唤，
想必奴才丧黄泉。

眼望着南阳高声喊，爹娘啊——，
死在阴曹也要伸冤。

从唱词字面上看，刘世昌中毒而死的情节，实在是太直白、太平淡了，而这里的唱腔设置也是毫未见“新意”的一般套路，无非就是【西皮小导板】转接【散板】。然而，京剧传统老戏的妙处就在这里，由好角活现在舞台上，就凸现出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好戏。且看于魁智的表演，一句“霎时一阵肝肠断”的【小导板】似平地狂风陡起，紧接着一个“过桌抢背”^①干净利落，一下子把剧情进程的矛盾冲突爆发点引燃，再接着，【甩发】、【屁股座子】^②直到【僵尸】^③的繁难做工技巧，错落嵌入在【散板】唱腔之间，举重若轻一气呵成。不过三分种的戏，却是密集展现目不暇接、急速“出手”间不容发，把刘世昌倏忽间命断魂离的“典型环境”点染成另一层面的艺术形象“逼真”。分明是一个善良的、本不该死的人死了，可观众怎么还会为之叫好鼓掌呢？这也就是京剧艺术表现特征和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最鲜明的分野之一。观众叫好，是因为演员的表演技艺好、刻画人物好、营造氛围好，所有这一切并不因剧情人物“死

①过桌抢背：抢背本是一种舞台上最常见的跌扑程式表演技艺。身体跃起向前斜扑，就地翻滚，以左肩背着地，是生活中遭受踢打而仆地或突遭激变形体应急反应动作的舞蹈化，俗称“走抢背”或“摔抢背”。所谓“过桌抢背”，是指从桌内座椅处跃身而起跌扑至桌外的“走抢背”动作，不但要求起身突发腿脚矫捷一下子越过桌面，而且必须落地轻巧仪态从容，特别对老生行而言，是“做功”表演的高难技艺之一。

②屁股座子：表演程式动作，表现人被踢倒、滑倒或大惊失色一屁股坐倒时的形态。根据剧情境遇人物身份的不同，又分“软”、“硬”两种。身体向上跃起，高抬腿，然后臀部落地，而同时脸上的髯口、双手的水袖、身上的服饰一丝不显凌乱，是生行“硬屁股座子”动作技艺最见功力的看点。

③僵尸：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猝死或突然休克倒地时的行状，不过化为舞台表演的做功技艺，就有了炫目看点。身体直立向后弯腰，霎那间猝然仰倒，不但要摔得脆，还要保持头饰的完美无损。作为表演者来说，如何把握运用好腰身特别是颈部的动作变化，是“功夫”娴熟与否“火候”造詣几何的关键所在。



之将至”的惨烈，就与之零距离的感同身受，而是间离开来审视，投入其间审美。若问，这其中就没有对人性、生命的心灵观照情感共鸣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它是在人们心底深处的潜流涌动间暗暗掀起波澜，撩拨着看客对人生命运无常世道人心难测深长体味的一声叹息罢了。

简单的表层看，老戏的忠奸善恶道德价值取向是黑白立判十分鲜明乃至很“概念化”的，而从每个戏剧冲突进程的细节描绘特别是演员表演细节的微妙处看，却又充满着怎一个“概念”所了然的人生人性复杂微妙的鲜活“真实”。迈向罪恶的深渊，也许是人之常有小小贪欲的骤然膨胀而变异形成的一念之差，而生命一下子就走到尽头的悲苦，竟然就来的是那样轻易。你看赵大一上场亮相在人们面前，“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战，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的所思所想，趁着天放晴立马唤出妻子晒盆儿的所作所为，和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何等的同步，就像我们眼下见惯听惯了法治报道中恶性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赵大夫妻在毒死刘世昌之后为了销尸灭迹，准备残忍地把他剁成肉泥烧成乌盆之前，忽然感到了墙上的判官在盯着发生的一切不由得心头颤栗，于是夫妻相互“借胆儿”登桌上高索性挖掉他的眼睛。一方面，人们自然嘲笑赵大夫妻自欺欺人的愚蠢，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到了神明不可欺昭昭“道德律”的震慑力量。更重要的是，这关节，链接过渡到这出戏后半部的高潮场次。墙上的判官伴随着铿锵的锣鼓活生生的舞动起来，阴阳两界的隔断被艺术化的夸张与变形的【跳判】^①。表演程式自然而然的消解殆尽。刘世昌的鬼魂飘忽出现，却是满台“鬼气”绝少而“人气”依然充盈，层层递进铺陈开来长歌当哭荡气回肠的唱腔

①跳判：舞台上阴曹判官亮相登场时的一整套舞蹈化程式动作。因为判官的扮相非常夸张，比如胸部、臀部都被垫得老高，形成前挺后翘的怪异造型，“手、眼、身、法、步”舞动起来，就不但增加了表演的难度，而且营造出一种稚拙与灵动相叠加的独特美感，还有那“吐火”绝技，更是充满诡异神秘的氛围。

主旋，构成了这出《奇冤报》最具艺术魅力的核心看点。

世俗情怀观照下惟妙惟肖的“歌舞讲故事”，是传统京剧舞台叙事结构的主要形式，往往间架布局表演技艺形式美感的独具特色，决定了一出戏的经典品相，而那舞台“规定情景”的不拘一格，氛围营造的自由灵动，更是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无限发挥的可能。不同层面、档次、品位的演员演出同一出戏，会给观众带来反复赏析的审美快感，台上演绎出来的“浓缩型”人生境遇命运沉浮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就在细细品味的把玩意趣之中，化作移情于内的人生观照与体味。

苦难捱，
膝下无儿怨谁来，
妻丧早、命活该，
只落得奔忙劳碌卖草鞋。
人老猫腰把棍拄，
树老枝稀叶儿苦，
茄子老了不好煮，
倭瓜老了赛白薯。

《奇冤报》的张别古一出场，几句“自报家门”浅显直白的实话实说，把个年过古稀孤苦无依单身老汉的典型形象，勾勒的活灵活现不说，“丑而不丑”的京剧小花脸表演的艺术特色，也招人亲和的扑面而来。靠卖草鞋维持生计艰难度日的张别古，是纯粹的社会底层草民一个，他阅世度人的视角和眼光，与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情怀是那样的贴近，那样容易产生心底深处的共鸣。为讨几文草鞋债，他来到赵大家，看到的是“一夜暴富”起来的“损德堂”里人情全无人性泯灭的可憎可恶嘴脸，钱没讨到，反得到一个乌盆，而这乌盆，竟然是一个能开口说话的怨鬼冤魂。“戏说”至此，与其说是张别古舞台形象的“这一



个”遭遇到了“事人事鬼”的人生抉择纠结，不如说是台下的每个人和他一起共赴了一次道德良知天平砝码孰重孰轻偏重哪边的心路历程。普通的草民百姓，衣食饱暖平安无事就是最大的生活需求了，所以，张别古“少年遇鬼还有三年，老来遇鬼，就在眼前”的心有余悸，对乌盆冤魂的唯恐避之而不及的直接反应，人们看了并不以为这老汉是良知缺失，反而报以会心的一笑，因为这正触到了每个常人潜意识的软肋处，谁愿意人生路上“鬼打墙”啊！实在是摆脱不开怨鬼的纠缠，就只有求助神灵，而张别古顶礼膜拜的对象，也仅仅是同样浑身沾满“草根”气息的城隍爷而已，许愿的供奉更是“实惠家常”，无非就是“猪头三牲、豆腐白菜，我一齐买来，我一齐买来”。更有趣的是，张别古的愿许下了，立竿见影乌盆失语了，他老汉又想起“我连吃饭都没钱，哪里有钱还愿？”的现实窘迫，于是立马反悔了，又“二次进庙，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只因赵大不给我钱财，我也没去要债。这个盆，它不是妖怪。半路途中，没有说出口来。望神圣不要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牲、豆腐白菜，不能买来，不能买来”。这是多么生动形象的写实描绘啊，又是多么充满温情撩拨着草根小民心弦心曲的夸张揶揄啊，也是多么巧妙的戏剧冲突编织架构啊！当然，这里面更有剧情进程流动流淌中呼唤起的道德良知自我发现与舍身成仁肯于担当的“教化”之功，只不过不那么直截了当罢了。人们在艺术“烟幕”的“诱惑”下，不经意间跟着张别古犹疑情愫的脚步走，和他一起倾听着怨鬼冤魂的声声哭诉，升腾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悲悯情怀。

张别古的出现，丑角当行的插科打诨，全是为主人公刘世昌的形象全方位完成做陪衬，尽得艺术效果的“绿叶红花”之妙，传统京剧表现手法虚拟会意特征，在鬼魂形象的处理上体现得格外充分。与乌盆融为一体的刘世昌，褪尽一切“肉身”的实感，全然成了一个真真切切可知可感的游魂：一件黑褶子着身、一袭黑纱披头、洗尽铅华素面示人、眼神暗淡面无表情、脚步细碎飘

忽行走，几乎淡化掉“手眼身法步”的一切表演程式借助发力，而只剩下成套的大段唱腔与极少的念白供演员尽兴挥洒，这真是既简约又繁复的艺术化“对立统一”极致，而传统京剧表演“角本位”的艺术张力与魅力，也就在这舞台聚焦下格外凸显得酣畅淋漓。与前半出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刘世昌以鬼魂形象“开唱”，不再采用明快高亢清爽流利的【西皮】，而变成深沉委婉九曲十回的【二黄】和【反二黄】。旧时代人们欣赏京剧，一般不叫“看戏”而叫“听戏”，演员主演一出戏，也不叫“演”，而叫“唱一出”，所谓“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的流行说法，更是非常形象地点明了京剧表演“四功五法”中“唱功”居首的地位与作用，像《奇冤报》这戏后半出的看点与卖点，就在于刘世昌“单打一”的唱功展示。说起京剧声腔的奥妙，就在于同一出戏、同一个人物，相同的调式板式，基本相同的唱词，不同流派、不同演员唱来，会形成非常大的风格特色差异和档次意蕴的文野高下之分。于魁智的刘世昌之所以唱得不同凡响令人激赏，就在于既有余派正宗的醇厚韵味，又有个性才情的独到张扬，当然，更有对剧情氛围人物刻画理解把握体悟拿捏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有言来你是听，
休把我当作妖魔论，
本是屈死一亡魂。

当刘世昌的鬼魂一开口向张别古打开倾诉闸门时，【二黄原板】的节奏腔调是那样地平直切入，没一点刻意的雕琢和虚张的造势，有的只是无从哀告的满腹幽怨和无可倚持的凄楚之情。接下来，不期而遇“鬼打墙”的张别古为求自保，极力想摆脱这乌盆的缠扰，情急之下，刘世昌做出了鬼魂才能有的“超自然”举



动，他唱到“我忙将树枝摇摆动，抓一把沙土扬灰尘”，这后一句是个高腔，“抓一把——”突兀而起，“沙土扬灰尘”又再上层楼，于魁智款款唱来，不但满宫满调迸射而出，而且有一种隐忍的无奈渗透在行腔吐字中，这就使这段【二黄原板】的抑扬顿挫越发显出苍凉遒劲的韵味来。

张别古虽然有唯求自保的狡黠，但毕竟恻隐之心未泯，在“鬼打墙”的左突右撞终难摆脱之后，鬼魂随着乌盆被带回家中关在门内。这时，一介小民“事人”还是“事鬼”，才真的变成了一种无奈，刘世昌一声“老丈啊——”哀哀泣血的呼唤，就一下子冲垮了人鬼之间的阴阳隔断，于是这出《奇冤报》最核心、最高潮的【反二黄】华采唱段，就像一条缓缓流动又浪花奔涌的长河一样奔泻而来。

未曾开言泪满腮，
尊一声老丈细听开怀。
家住在南阳城关外，
离城数里太平街。
刘世昌祖居有数代，
商农为本有家财。
奉母命京城做买卖，
贩卖绸缎倒也生财。
前三年也曾把货卖，
收齐账目转回家来。
行至在定远县地界，
霎时间老天爷降下雨来。
路过赵大窑门以外，
借宿一宵惹祸灾。
赵大夫妻将我谋害，
他把我尸骨何曾葬埋。

烧成乌盆窑中卖，
幸遇老丈讨债来。
可怜我冤仇有三载，
有三载，
老丈啊！

这段成套的【反二黄】唱段以舒缓的【慢板】起，就唱词而论并没有什么辞藻上的奇绝之处，无非就是自家身世与冤情的浅易直白叙述而已，但唱腔板式的起承转合、节奏韵律的张弛收放，却呈现出一派跌宕起伏气象万千的深沉意蕴。于魁智酣畅淋漓的演唱之所以倾倒一片，首先在于他把握住了余派的风骨神韵，那就是洋洋洒洒铺陈开来，内在锋芒棱角毕现，整体举重若轻的饱满充盈，隐含着举轻若重的句读考究，而这一切，又全涵括在人物真真切切的情感倾诉和欲罢不能的歌哭表述中。第一句“未曾开言泪满腮”的“腮”字，平地拔高而起的力度，听来真所谓是石破天惊，可细细品味却不难发现，行腔的游刃有余中自有一种刚柔相济的内敛和凄切哀怨的赅张。接下来的唱，恰便似“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妙曼灵动，又状如“幽咽流泉水下滩”，别有冤屈暗恨生。【反二黄慢板】声腔的特点，就在于高腔与低腔勾连呼应，而抑扬收放之间的运用自如与韵律节奏的分寸拿捏，就要求演唱者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住，高亢时不似野马脱缰恣意狂奔，低回处又不能滞涩黯淡韵味缺失，于魁智演唱功力的玄妙之处尽在于此，而张别古与刘世昌“人鬼情未了”的心灵碰撞撩人心弦处也尽在于此。

张别古分明是被刘世昌的冤魂倾诉所打动，却依然摆脱不了市井小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犹疑与彷徨，许是为掩盖内心的惶恐，这老汉竟然将一盆臭尿汤，泼洒向言犹未尽的屈死鬼。这时，刘世昌的唱腔节奏急转直下，由【慢板】转为【原板】：“劈头盖脸洒下来，奇臭难闻我的口难开。”这前两句高腔，于



魁智唱得如疾风扫落叶般仓皇急峻，凄苦、无助、无奈的心曲，贴切蕴涵在行腔的百转千回中。

于魁智

和他的戏

可怜我命丧他乡以外，
可怜我身在望乡台。
父母盼儿儿不能奉待，
妻子盼夫夫不能回来。
妄求老丈将我带，
你带我去见那包公台。
倘若是把我的冤仇来解，
但愿你福寿康宁永无灾。

这后面几句迂回委婉的低腔，于魁智则唱得紧节奏中张弛适度，恳切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最后“福寿康宁永无灾”的收腔，不但唱得从容饱满，而且余韵绵长。京剧的大段成套唱腔美之韵，很像是一幅书法，真正上品位的佳作，不但分解开来看，每个字乃至每个笔画都自有法度，考究、讲究、耐看、耐品，而且整幅字的间架布局还要有一种总体的气势、气韵、意趣的内在美感。于魁智唱的刘世昌两大段【二黄】与【反二黄】就达到了这样的层面，每个高腔响遏行云的喷发力度和整个唱段一气呵成、疏密处置的匀停，是那樣的“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绝无一味的滥觞“做作”，又不离剧情人物规定情景的哀伤凄美氛围。于是，台上看，被感动的是老汉张别古；台下看，却是座中顾曲客一起被带入了如醉如痴的京剧赏析“动感地带”。传统京剧的艺术感召力和现代时尚艺术形式诸如话剧、影视等，是有着迥然不同的叙事角度与结构方式的。就情节的编织与进程说，像《奇冤报》这样一出谋杀、冤情、鬼魂、解密为故事脉络的戏，应该是以充满惊悚的场景再现与层层悬疑的破解之谜来吸引观众的，然而京剧演绎起来却偏偏不是这样，刘世昌主仆的被害过

程，就那样明明白白简简单单表现在明处，而且不带一点凶杀现场恐怖气氛的刻意渲染。张别古得乌盆遇冤鬼，遭遇到“事人事鬼”的两难抉择，在到底能不能、愿不愿走入公堂替鬼申冤这问题上，也没有钩织任何情节上的“戏剧悬念”，观众也更无须为此提着一颗心，看到底“下回如何分解”。京剧骨子老戏的赏析魅力，往往是形式美的快感压倒一切，道德说教的功用，往往是“直奔主题”黑白分明，不“玩一点深沉”。然而，那一个个表演细节“连环套”所勾勒出来的人生场景，却充满着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的复杂微妙与生动鲜活，只不过这不单单是仅凭文本，而更是通过演员娴熟高超通透唯美的技艺展示来实现的。

张别古终于为刘世昌的冤情倾诉所打动，带着乌盆走上了申冤之路，首选的目的地当然就是“青天大老爷”了，而正好定远县开堂放告的就是有求必应有冤必报的“包青天”，这是多么理想化的结局啊，这又是多么“概念化”的情节设置啊！更何况前此刘世昌的大段【二黄】、【反二黄】的成套唱腔已经唱完，《奇冤报》这出戏的华采乐章已告终曲，最后末场戏的“大团圆”早在观众的意料之中，还有什么可供期待的“好戏”可看呢？然而且慢，就是这样一场篇幅不大，没有什么“承受之重”的高潮过后的“团场戏”中，却还有小小的曲折迂回灵动情趣令人赏析与把玩。即便包拯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执法如山的“青天”，但刘世昌一介冤魂走入公堂也还不是那样的轻而易举，一要突破门神的阻挡，二要恳求衣衫遮体。张别古代言刘世昌和包老爷一来一去的“谈条件”，是先挨了板子打屁股受了皮肉之苦的，及至“望求太爷赏下纸钱烧化，怨鬼方可进去”。“望求太爷赏下青衣一件，遮盖怨鬼，方可进去”。两个条件都谈成，包拯一一答应照办后，张别古进而又得寸进尺，欲向包老爷讨赐五百银钱作为挨板子的补偿，种种细节言语诙谐搞笑，然而这插科打诨其间又隐含着多少底层社会的人间真实人生苦涩啊！大堂之上乌盆终于开口讲话，一出《奇冤报》也演到了即将“曲终人